

胡幼峯著

學海出版社印行

沈德潛詩論探研

王靜芝題



沈德潛詩論探研

著者：胡幼峯

出版者：學海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審業字第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善

發行所：學海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二九之二號

(即大華合大樓)

電話：三九一七六九五

臺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〇〇一四三五四一

定價：精裝二〇〇元

平裝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初版

完必印翻。有所權版

自序

清朝是學術成就極其輝煌的一代。滿人入主中國，清初皇帝爲了統治上的方便，表彰儒術，提倡文學，目的雖在籠絡民心，但崇學右文的結果，卻造成學風的鼎盛。尤其是詩歌方面，詩集的編纂，詩社的林立，使得詩學發展在社會上普遍盛行。不過，清人的成就並不在詩歌創作的本身，而是在詩的鑑賞、批評及研究心得上，這已成了不爭之事實。換言之，清代詩學的最大成就是在詩論。前此兩千餘年的詩歌變化，清人站在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縱橫批駁，各自建立一套批評理論，這些理論往往利用前人既有的基礎，擷其精髓，去其糟粕，出以己見，因此論說遂由浮面而逐漸深入，由散漫蕪雜而逐漸有系統。在衆詩論中，以王士禛的神韻說，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以及翁方綱的肌理說影響最大。

幼峯

在研讀諸家詩論及近人有關論著時發現，沈德潛雖爲格調派的領袖，卻缺少論文深入探究。文學批評史之論格調也多詳於明而略於清，甚至郭紹虞先生對沈德潛的詩論，也不過指出幾點議論而已。此或與沈氏身後牽涉詩獄，遂至身名俱頹，論著不傳有關。如沈歸愚詩文全集，目前國內僅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及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各藏一套，且不外借。至於沈氏其它著作，說詩碎語由清詩話所輯；古詩源及各種別裁集則由坊間書局出版，亦不甚流行。幼峯於民國七十年至七十一年在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研究所作訪問研究時，在該校史德林圖書館得以

閱讀有關沈氏的所有論著，包括乾隆二十五年教忠堂刊行的沈歸愚詩文全集。沈氏在詩學方面精審透關的見解與深沉湛厚的工力，的確值得欣賞。筆者遂不揣淺陋，以沈氏「詩論」為題，深入探研，期使沈德潛格調說之精義能見諸於世。

關於「格調」一詞的解釋，日人空海「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中有云：「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後始有調。」所以格調除了講究聲律，更要求內容和意境。明代的前後七子為反對「台閣體」的軟弱，曾經在格調上下過工夫。李夢陽以為「高古者格，宛亮者調」，雄渾、悲壯、高古的風格，是七子所崇尚的詩風；而滄浪詩話「取法乎上」的論調，使他們標舉漢、魏、盛唐，用工於起結、句法、字眼。因此七子之徒祇襲得唐詩之膚廓，著重形式，忽略了內容和意境，使「格調」一詞變成了格律與聲調而已。沈德潛則不然。他除了吸取七子論說中的精華，並深受阮亭先生神韻說的影響，在論體裁、音節之外，並且重學識，標風格，辨神韻。所以這是沈德潛的格調說有別於七子的地方，也是我們研究沈氏詩論時必須注意的。

沈德潛的著作之中，說詩碎語為論詩的專著，一編、皆以此書為沈氏論說的重心。但筆者認為，沈氏評選的古詩源、唐詩、明詩、清詩別裁集、杜詩偶評等，批評文字雖然瑣碎零星，卻字字珠璣，警鍊扼要，在評選之時充分展現了他的論詩觀點和工夫。尤其是唐詩別裁集，為沈氏最早著手，最晚增訂的集子。四十三歲開始批選，正是他論詩頗有定見之時；晚年增訂，由其中可見其持論之變化。唐詩批選之後，又鑑於詩道之尊，當仰溯風雅，於是有古詩源的評選，然後始

作說詩碎語。(案：說詩碎語中的許多議論即是出自唐詩別裁集及古詩源。)所以，研究沈德潛的詩論，除說詩碎語外，更須詳讀他所批的各種集子，才能確實掌握沈氏論詩的精華。此外，沈德潛的序跋文字在歸愚文集中頗佔份量。他往往在序文中對詩壇狀況有所陳述，對時人作品有所批評，並且發抒個人的文學觀，正可補說詩碎語及評選集之不足，有助於我們對沈氏詩論做全面性的瞭解。

本文茲分六章論述：第一章緒論部份，探討沈氏詩論的外緣問題，如生平傳略，著作簡介以及詩論產生的背景、動機。第二章闡釋沈德潛的論詩宗旨。第三章為沈氏對詩體的演變所作的批評。第四章為沈德潛的創作論；第五章為沈德潛的風格論。以上兩章為沈氏詩論的精華，也是本文的重心。章末均附結語；第六章則為全文總結。其中第三章文體論曾發表於幼獅學誌第十八卷第四期；第四章創作論發表於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八、九兩期；第五章風格論發表於中國文化月刊第七十七、七十八兩期。

中國文學詩話、詞話即興式的批評，為人所詬病之處在於籠統散漫而無體系。茲文之撰，自資料的蒐集、歸類、研讀、分析、統合；並尋出沈氏論詩之因襲及創見，目的就在建立沈德潛的詩論體系。惜^{幼峯}才力不迫，本文不免有疏漏不全的地方，尚祈博雅君子進而教之。

胡幼峯 謹識

七十五年三月

目錄

自序	〇〇一
第一章 緒論	〇一
第一節 沈德潛的生平傳略	〇一
一、家學	〇一
二、師承	〇二
三、交游	〇三
四、才性	〇四
第二節 沈氏詩論產生的動機	〇六
一、糾正當時詩文風氣	〇六
二、濟神韻說之不足	〇七
第三節 沈德潛的重要著作	〇九

一、說詩碎語·····	〇二〇
二、古詩源·····	〇二一
三、唐詩別裁集·····	〇二二
四、明詩別裁集·····	〇二二
五、清詩別裁集·····	〇二三
六、杜詩偶評·····	〇二四
七、歸愚文鈔、詩鈔·····	〇二四

第二章 沈德潛的論詩宗旨

第一節 倡詩教、明詩道·····	〇三一
第二節 主含蓄、反浮艷·····	〇三七
結語·····	〇四〇

第三章 沈德潛的詩體論

第一節 論詩體的產生及演變·····	〇四六
第二節 論各體詩的特色·····	〇四八

一、四言詩	〇四九
二、五言古體	〇五一
三、七言古體	〇五四
四、五言律體	〇五九
五、七言律體	〇六二
六、長律	〇六五
七、絕句	〇六七
八、樂府	〇七〇
九、八言體及雜體	〇七五
結語	〇七六

第四章 沈德潛的創作論

第一節 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	〇八九
一、胸襟	〇九〇
二、學、識	〇九一
三、才分	〇九三

結語.....○九四

第二節 文學創作的技巧.....○九五

一、論詩法.....○九五

二、論章法.....○九八

三、論造句.....一〇八

四、論用字.....一一二

五、論聲韻.....一一六

六、論用事.....一二二

七、論模擬.....一二四

八、論題材.....一二六

九、論詩病.....一三一

結語.....一三三

第五章 沈德潛的風格論.....一五三

第一節 論兩漢魏晉六朝文風.....一五四

一、總論.....一五四

二、專論：曹植、阮籍、左思、陶淵明	一六八
第二節 論唐代文風	一七五
一、總論	一七五
二、專論：李白、杜甫、韓愈	一八五
第三節 論宋代文風	一九四
一、總論	一九四
二、專論：蘇東坡、陸放翁	一九六
第四節 論金元文風	二〇一
一、總論	二〇一
第五節 論明代文風	二〇六
一、總論	二〇六
二、專論：李夢陽、何景明	二一〇
結語	二一三
第六章 總結	二三五
附錄一	二三七

附錄二……………二四二

附錄三……………二四六

附錄四……………二四八

沈德潛年譜……………二五一

參考書目……………二七一

第一章 緒論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南蘇州府長洲縣人。生於清康熙十二年，卒於乾隆三十四年，享壽九十七歲（西元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德潛一生晚達，歷經聖祖、世宗、高宗三朝，而受知於高宗。乾隆三年始舉於鄉，時年已六十七歲；前此，有十七次不第。高宗好詩，即位之前即知德潛乃江南名士。自乾隆七年散館廷試之後，德潛仕途便一帆風順：榮寵優渥集於一身，賡和御詩更不可勝記。累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卒諡文愨，追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卒後十年（乾隆四十四年），因東台已故舉人徐述夔詩詞有悖逆語，德潛曾爲其作傳，且稱其品行文章可法，高宗不悅，牽連追奪。同年御製懷舊詩，仍列德潛爲五詞臣末。其生平事蹟除見清史本傳外，沈氏有自訂年譜；另蘇州府志卷八十九，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八，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均有傳。詳見本書附錄。本章敘論，茲探討沈氏詩論產生的背景問題。

第一節 沈德潛的家學、師承、交游、才性

一、家學

沈氏先世以耕讀傳家，不廢文事，明初自吳興遷移長洲，卜居封門外竹墩，歷代均有文學，

而影響沈德潛最深的，當爲祖父沈欽圻及父親沈鍾彥（註一）。沈德潛五歲時，由祖父欽圻公啟蒙，教以平上去入之聲。案：沈欽圻多聞強記，年二十餘補長洲縣諸生，明亡不仕，隱居以詩文課徒，有詩名於吳中。他論詩不主一格，出入劉長卿、杜少陵、白樂天、陸務觀之間，在鍾、譚風靡之時，超然不爲所染，論詩兼取唐宋（註二）。據沈德潛清詩別裁集的批文云：「國初詩沿明季餘習，多宗景陵，先大父往復陶、杜，自據胸臆，未嘗求工而自中繩削。陸起頑太僕謂鍾、譚之風流毒天下，不能濡染，沈生大是豪傑之士。太僕，先大父師也，不輕許人，當時以爲篤論。」（註三）德潛對於祖父之學行，景慕不已，日後論詩，亦堅守一貫秉持的信念，不爲風氣所染，蓋其來有自。由於年荒，沈氏家業不振，德潛隨祖父至宋氏館讀書，直到八歲欽圻公辭世時乃歸（註四）。旋即隨父親往湯氏館讀書。案：德潛之父名鍾彥，字美初，少留心繪事篆刻，興到時復成詩。後專工隸書，神與古會，宗法秦、漢，然唐以下並不排斥，論詩態度亦如此（註五）。這種取法乎上，且能兼容博綜的個性，對沈德潛自產生影響。十一歲時，沈家愈貧，其父受僱爲蔣氏理家，德潛乃代父課徒。暇時，取左傳、韓文及唐律吟誦，頗有領會（註六）。直到十六歲，德潛讀係、吳、尉繚子，私作戰守論、樂毅論各一篇，鍾彥見而慨歎：「我誤此兒。」始延施星羽爲教席（註七）。

二、師承

德潛苦因家貧，隨施星羽習業兩年即無力延聘，其師辭館（註八）。十九歲受業蔣濟選門下（註九）；二十六歲時，始偕張岳未請詩學於橫山先生葉燮（註十）。葉燮論詩，兼取唐宋，不廢元明，鎔鑄古昔，自成一家，且能卓然超越門戶之見，縱觀詩學源流升降，提出個人主張，他的論詩態度和見解，對沈德潛都產生了影響。如沈氏古詩源之選批，就是為詩歌源流尋本探源；說詩碎語自詩經以下，對歷代名家按時代先後序加以評論，這種批評方式，也顯然是師法「原詩」。此外，德潛某些批評觀點，如論文學創作的先決條件：襟抱、學識，即得之於葉燮的啟發；他對杜甫、韓愈、蘇軾的欣賞批評，亦多受葉燮的影響（註一一）。此處不另拈出。德潛親炙橫山先生六年，可謂盡得葉氏詩法。其自訂年譜於康熙四十二年云：「秋，橫山先生卒。先是先生以所製詩、古文并及門數人詩，致書於王漁洋司寇。漁洋答書極道先生詩文特立成家，絕無依傍，諸及門中，以予與張子岳未、永夫，不止得皮骨，直已得髓」。由此可知沈氏追隨葉燮亦步亦趨，欣然嚮往之情。德潛對恩師之仰慕，老而彌深，曾於乾隆十二年，拜橫山神位於二棄草堂，時集橫山門下葉定湖等九人，稱香山九老（註一二），並努力闡發先生詩學期使橫山一脈不絕，以廣師門（註一三）。

三、交游

我們從沈德潛自訂的年譜及詩文序，可大致瞭解他的交游狀況。德潛喜結詩社，參與詩文聚

會。如年譜所記，康熙四十六年，年二十五，與張岳未、徐龍友、陳匡九、張永夫結城南詩社；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間，與張九畹、陳奎、張鉞、周準、尤在京、毛樹杞、洪鈞、朱玉蛟、朱受新、沈用濟、方東朝結北郭詩社，時稱北郭十二子。詩社每月一聚，課以各體，詩友酬唱，相互評論，對詩文甚有助益。年譜中並提及詩友讌集之勝，與會諸公名姓；另於歸愚文鈔中，屢見倡和讌集詩序（註一四），可見沈德潛在當時文壇活躍的情形。如王東淑柳南詩草序提及：「海虞之結詩課者四人，爲侯子秉衡、陳子亦韓、汪子西京、王子東淑。四人皆以道自重，發爲文辭者也，余先後得而友之」（註一五）。又如李玉洲太史詩序、姜自芸太史詩序，沈氏均指出李、姜爲詩中才人，喜與結交，臧否人物，議論文風，在當時自形成一股勢力。他一生孜孜矻矻於詩學，始終持論不變，此與志同道合之士結交亦不無關聯。他在七子詩選序中曾慨歎：「予年二十餘，從事於詩，時方相尚以流易淺熟粗梗枯竭之體，賴同社諸君子，中立不同，相與廓清摧陷，閱五十餘年，遠近作者，皆知復古。今諸君子漸次零落，而七子繼起，獨能矯尾厲角，驂駕李、何、王、李諸賢，而予以老耄之年，得賸代興有人，冀以扶大雅之輪也」（註一六）。詩社的力量和作用，由此亦可見一斑。

四、才性

德潛論詩，態度和平中正；昌言詩教，遵旨溫柔敦厚，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不合於古人

忠孝節度。這與他的品格才性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其品格才性之陶融，亦有賴後天的家教。德潛的祖父沈欽圻於臨終時曾說：「我家德薄，不以富貴功名望子孫，願鄉里稱善人足矣。」父沈鍾彥亦苦志課誦，游衍藝苑，不求聲聞，庭訓子弟，也說：「我無他言，即先訓所云爲善，後人世守可也。」德潛先祖妣，先妣，持家亦勤苦儉約，曾語德潛：「吾兒食苦慣，異日處逆境不爲憂也。」（註一七）德潛生性敦厚樸實，尙簡無華，作詩爲文亦無虛語，無矜辭，實肇因於此。

德潛一生晚達，受知於乾隆，揆其因由，並非純屬君臣遇合。清史本傳所載，乾隆賜德潛三代封典，下諭群臣曰：「朕向留心詩賦，不過幾餘遺興，偶命屬和。其中才學充裕如沈德潛等，間或一加超擢，而躁進之徒競思進獻，若借此可爲梯雲之捷徑。不知沈德潛優陞閣學，朕原因其爲人誠實謹厚，且憐其晚遇，是以稠疊加恩，以勵老成積學之士……」。並賜詩云：「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初。」德潛非僅「積學老成」、「誠實謹厚」，他的忠君愛國之心，亦時見詩文，「其中忠愛聖主，寢寐縈懷，比於老杜之每飯不忘君，終身荷聖情，若同一軌」（註一八）。人多稱德潛晚達，前否後泰之別有若霄壤，然而德潛爲人卻未因窮通而有絲毫改變。顧詒祿刻歸愚詩文全集，於序言中即將德潛淡泊、不矜名利的個性操守明白道出：

公六十年以前，固未嘗以爲否；六十年以後，亦未嘗以爲泰也。公厚倫敦本，忠信孚朋，經明行修，屢進屢抑，確然自守，不怨不尤，徧覽群書，而析義理之中，若將終身。海內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皆中心誠服，仰公爲道德之宗，人倫之範，固未嘗否也。迨